

通过整理和挖掘史料,上海天文博物馆展陈大量更新

再现余山百年前仰望星空的执着



图为上海天文博物馆百年天文台展厅。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据文汇报 历经两年闭馆修缮,3月20日,矗立在余山山顶的上海天文博物馆以崭新姿态迎来试开放后的首批游客。被誉为镇馆之宝的“百年宝镜”再次与大家见面,馆内的展陈内容也焕然一新。

目前,余山天文台藏书室内的资料仍在整理,公众尚无缘得见。沿着绿荫小径拾级而上,步入修葺一新的天文博物馆,一件件通过史料挖掘重新布置的展品展项,将带你重温百年前余山之巅仰望星空的执着,以及我国现代天文事业蹒跚起步的点点滴滴。

红砖、基岩倾诉百年建筑历史

作为我国最早的天文台,余山天文台的百年老建筑经过三次主要修建:第一次是1900年建成主楼,第二次是在1928年修建了东面的辅楼,第三次则是在上世纪70年代的扩建。

早在2013年修缮时,余山天文台的外墙经过“清洗”,露出了水泥砂浆

的“素颜”。在这次大修时,上海天文博物馆展陈顾问朱达一发现,余山天文台在1900年建造时使用的还是传统的红砖,1928年则用上了混凝土,“两次修建间隔不到30年,建筑所使用的主要材料就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一建筑潮流的变化,竟无声记录在了余山天文台的主体建筑中”。于是,在博物馆二楼,展陈团队特意开了两处玻璃窗,将这一珍贵的“建筑记录”展示给观众。

依山势而建,余山天文台的设计颇具巧思。这次,修缮团队发现,山体的一处基岩直接“入屋”,成了天文台底楼一间房屋的墙面,于是就将这里改造成“印象余山”的多媒体展区,在山体构成的古朴空间内,回顾从余山到世界的百年观星问天历程。

余山不仅是百年天文台的所在,同时也是上海陆地第一高峰。关于其高度流传有99米、100.4米等不同说法。为了给出一个准确答案,此次修

缮期间,上海天文台请国家自然资源部第一大地测量队重新进行了测量。根据2021年8月的测绘结果,余山之巅A点(基岩顶点),相对“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的高程值为99.186米,相对“上海吴淞高程基准”的高程值为100.860米。

入口处立晷致敬天文先贤

上海天文博物馆的入口,就在1928年修建的辅楼处。站在这里,抬头可见一个贴于墙上的立晷(竖立的日晷)。

上海天文博物馆修缮项目展陈子项目负责人、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副研究员左文文介绍,余山天文台曾属于徐家汇天文台的一部分,而徐家汇天文台早期的工作也与时间有关。在博物馆入口处设立晷,一方面为了凸显天文与时间的紧密关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致敬中国古人和天文台早期时间研究的智慧。

在有阳光时,游客可以看到由日光照射晷针而指示出的“真太阳时”。这个时间与当地经纬度、太阳在一年中的位置变化有关,因此与普通钟表所表示的“平太阳时”有几分钟的差异,最大差别可达18分钟,一般在几分钟内。

在天文博物馆的诸多展品中,不少都与时间相关。例如,基座与余山基岩相连的帕兰子午仪,就是一台测量时间的望远镜——通过观测星星经过子午线的时刻,来对钟表时间进行校准。“这也是上海天文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曾参加过1926年和1933年两次国际经度联测。”左文文介绍,这两次国际经度联测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是检验魏格纳提出的大陆板块漂移学说是否正确,第二是验证电报在时间测量中的可行性。当时,上海的徐家汇天文台被列为北纬30度附近3个经度基准点之一,余山天文台也参加了测量工作,并在此立碑纪念。

钢琴、咖啡透露法式观星生活

百年之前,法国传教士为何会选址在余山建立天文台?博物馆二楼的“百年天文台”展区给出了回答:一方面,上海与欧洲有近八个小时的时差,在此建设天文台可有效延长全球天文观测时间;另一方面则源于法国对外殖民扩张的需求——气象和天文信息对于航运和军事有着特殊作用。

法国传教士先是在徐家汇建立天文台,开展气象、时间相关的观测。时任徐家汇天文台台长的蔡尚质希望建立一个开展天文观测的天文台。然而,徐家汇土质松软,不适宜建设大型望远镜,故而他们才将目光转移到余山。

在建造余山天文台的同时,传教士还从法国订购了一架40厘米双筒折射望远镜。这是当时世界上流行的一款天图望远镜的增强版,也就是此次“复明”的这台百年宝镜。

在整理文物时,除了大双筒拍摄下的大量太阳黑子、月食、彗星、星系等天体照片,展陈团队发现了不少手冲咖啡的工具。这些铜制的煮壶、咖啡手磨,带着岁月的斑驳出现在展厅

中,观众仿佛闻到了捧在传教士手中的咖啡香。与之相邻,一架ROBINSON钢琴同样启人遐想:传教士们在夜观天象之余,或许会用钢琴声寄托对家人的思念。

“这次,我们还在收藏中发现了余山天文台首任台长蔡尚质用过的天球仪,以及很多当年他们用过的工具。”左文文说,这些小车床、计算尺,乃至照相机、地平经纬仪,都反映出了他们踏实、勤奋、执着的科学精神。

余山上的中国身影

120多年的岁月,余山天文台见证了中国现代天文学研究的起步。在天文博物馆的序厅,有一长条嵌入了122岁圆顶旧铁皮的时间长轴。时间轴的起点是徐家汇观象台,而暂时的终点则是65米射电望远镜“天马”。

“虽然余山天文台一开始是外籍传教士进行天文研究的机构,但也聘用和招募中国人参与辅助工作或在台内学习。在20世纪上半叶那个动荡的历史环境下,从余山天文台走出了第一批中国天文学家。”左文文介绍,这次展陈团队整理出了在余山天文台担任计算员、观测员的中国职工的照片,以及中国学生使用法语练习数学的笔记,“我们甚至找到了他们测量地磁的工作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徐家汇天文台和余山天文台回到了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中,由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代为管理。1962年,经中国科学院批准,这两个天文台正式合并,成立了独立的中科院上海天文台,李珩出任首任台长。

“李珩先生不仅科研成绩卓越,还特别热衷科普教育,他翻译了包括《大众天文学》在内的各种天文学科普名著。”左文文介绍,紧随其后,年轻的叶叔华院士领导上海天文台艰苦创业,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天文台现已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天文台。

叶叔华先生曾说:“当我们有了初心、有了钢、有了气之后,也取得了成果,再回头看,会发现世界那么大,我们那么渺小,却又那么不平凡。”未来,余山天文台还将继续见证中国天文事业的繁荣与进步。

■许琦敏

一批“上海出品”影视作品陆续亮相 好故事焕发新活力

据解放日报 3月20日下午,“上海出品”的电视剧《人生之路》观摩会在文艺会堂举行。当晚,这部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并于爱奇艺同步播出。同样是“上海出品”的电影《望道》将于3月24日上映,影片以陈望道为主角,却不是一部传记片,它要讲述的是100年前热血青年追求真理、仰望大道的故事。

今年,一批“上海出品”电影将陆续上映,讲好中国故事,传递时代精神,拓展类型表达。多元的创作题材丰富影院优质供给,满足不同观众需求的同时,为中国电影市场复苏注入强心针。

影院里搬来“复旦新闻馆”

“陈望道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一座学校的事情,它与这座城市,与这个国家、时代密不可分。”作为上影“十四五”精品内容的重点项目之一,《望道》正如影片发布的“无畏版”预告中透露的,“望道”不仅是陈望道一个人,更是那个年代坚守初心的一群人,是一段关于信仰与热爱的回忆录群像。

电影《望道》由侯咏导演,刘烨、胡军、文咏珊、王锵领衔主演,吴晓亮、奚美娟特别出演。影片以陈望道翻译《共

产党宣言》为切入角度,表现共产党人望真理、守大道的故事和精神。《望道》的创作缘起是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的一封回信,信中的“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成为电影主题。

2021年,在陈望道130周年诞辰之际,电影《望道》在复旦大学开机,历经3年拍摄完成。刘烨等主要演员曾前往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和校史馆参观学习。不少高校学生担任影片群演,饰演百年前的同龄人。

电影《望道》以细腻的笔触还原了陈望道醉心翻译时错把墨汁当糖水,“真理的味道有点甜”的故事。陈望道在翻译过程中字斟句酌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对日文版“绅士·平民”的译法,或“富人·穷人”的字面直译,陈望道用了很长时间反复修改,最终在练拳时灵光乍现,产生了“有产者、无产者”这一最符合《共产党宣言》内涵的翻译。在《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一组不同语言版《共产党宣言》译本的节选展示,正是对影片细节的放大补充。此外,陈望道使用过的笔墨、翻译时参考的书籍,邓颖超写给他的便签等文物展陈,也为更好理解电影内容提供了线索。

走进SFC上影影城国华店,观众会被挂着“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牌子的新闻馆实景空间吸引。1945年,在离复旦大学现址1400多公里外的重庆北碚,时任新闻系主任的陈望道自筹资金建立了中国高校第一座新闻馆——复旦新闻馆。开馆时,门口就挂起了“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的对联,这段历史也在电影《望道》中有所呈现。

这座影院里的“复旦新闻馆”实景空间是复旦大学携手上影集团的一次创新实践,2022年末制作完成。为复原年代氛围,上影设计团队从道具仓库中找来了符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风格的雕花套几、电话机、打字机、照相机、搪瓷灯等老物件布置在馆内。新闻馆牌匾下方一左一右两张深色课桌是从电影《望道》片场搬来的道具原件。

新闻馆坐落于影院大厅,占地约60平方米,在对电影画面实景还原的基础上,贴合年轻人的审美设置了现代风格的图书角、咖啡吧,实现书刊阅览、沙龙分享、咖啡茶歇等功能。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区域公司副总经理张晏介绍,“复旦新闻馆”作为上影出品电影场景赋能“影院+”的尝试,将

常驻SFC上影影城国华店,不定期变换风格。

电影《望道》正式上映后,“复旦新闻馆”将作为主题场馆,承接电影访谈、学术赏析、映后交流等活动。

除了正待播映的新作,还有不少从经典文学中汲取力量的影视剧作品在路上。此前上影集团透露的未来三年重点片单里,包括改编自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的《千里江山图》,这部电影由上海作家孙甘露创作的长篇小说,塑造了陈千里等一批理想主义者感人至深的形象。

时代的创新表达

40多年前,茅盾文学奖得主路遥的成名作《人生》在上海的文学杂志《收获》上发表,轰动一时。40多年后,一部以这部文学经典为基底的“上海出品”电视剧,又将青年高加林“引回”上海,在荧屏上续写作家的未尽之言。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支持在上海立项,获市重大文艺创作项目跟踪扶持的《人生之路》,是继《平凡的世界》之后,再续上海影视剧与路遥经典作品的改编之约。

《人生之路》由知名导演阎建钢执导,陈晓、李沁等主演,去年12月入选

央视2023“大剧看总台”片单。时隔40余年,再度将路遥的《人生》搬上荧屏,创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厚重的经典内核与奔腾的时代脉络有机结合,让好故事焕发新活力。

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82年,彼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书中高加林的最终去留,正如路遥在最后一章标注的那样——“并非结局”。“这次续写及改编的背后,根源是时代赋予了年轻人新的生命机遇。”总制片人魏巍介绍,一面是年轻人走出农村,向往城市;一面是大上海迎来浦东开发开放的时代机遇,把原著的故事线拉长,主人公能够在与命运交手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迭代和成长。漫长的困顿和挣扎过去,青年们循着时代潮流,落脚上海。

观摩会现场,看完50多分钟的《人生之路》剧集片花后,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深受感动。“上海能够做这样一部由路遥原作改编的剧集,反映了上海的视野。这部电影有厚度,品质让人惊喜。”他说,“随着改革开放,刘巧珍、高加林可以走出陕北,找到自己的天地,生动诠释了中国梦。整部剧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会给观众很多人生感悟。”■张熠 钟菡